

懷燕孫師

陳振寰

國際關係學院

燕孫先生去了，沒料到他這麼快地離開了我們。但另一方面，兩個月前我就有些預感，擔心他那為學術、為學生耗盡了心血的軀體已經頂不住寒風的侵襲了。果然，一場感冒就這樣奪去了先生充滿智慧的生命。

1994年11月17日——兩天後就是他的八十壽辰——我在北師大博士生論文答辯會上見到了先生；答辯者是先生和王寧的學生。答辯後還合影留念，共進晚餐。看到他瘦弱的身軀、疲憊的面容，心裏一陣酸楚；但先生無論在答辯席上，還是在晚宴上，仍然談笑風生——他不願意讓門生的終身大事染上一絲遺憾啊！我知道他是強撐著的，可萬萬沒有料到這竟是我跟先生最後的一面。五十天後，先生便溘然長逝了。

我聽燕孫先生的課距今已是四十三年前的事了。現代漢語是先生教的，音韻學也是先生和魏建功先生啟蒙的。至今我還保存著先生當時編印的講義。周先生講課深入淺出，生動活潑，聲音清脆高昂，猶如京劇韻白，一板一眼，韻味十足，至今縈繞耳際。我不單清楚地記得先生講課時的音容神情，還能學說幾句，聽過他的課的人都說很像。可先生自己卻再也不能講些甚麼了！記得我研究生的畢業考試，先生是考試委員之一。主考題是「高本漢音韻學說批判（評介）」。「口試場上，先生很難為了我一下子：先生提了一個我沒有太大把握的問題；我小心翼翼，遲遲疑疑，但還算完整地答完了這個問題；先生突然說：「是這個樣子嗎？」我心慌了，猶豫地說：「也許吧！啊，不是……」他馬上說：「不是嗎？」我鎮定了下來，說：「就是這樣！」先生說：「對自己的看法要有信心，只要是經過認真思考的，就不要猶疑不決！」這次為難使我受益匪淺，終生難忘。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在武漢成立時，我跟先生聊天，提起答辯的往事，兩個人竟然撫掌大笑了好半天。

燕孫先生極聰明又極紮實，極廣博又極深入。人聰明了就容易浮躁，坐不住冷板凳。而冷板凳坐久了，材料累積多了，又容易使人板滯，眼睛擡不起來。燕孫先生的成果豐碩，考釋、校勘精細如《廣韻校本》、《方言校箋》、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等，當今罕出其右；而像《問學集》中那四十幾篇論文，有理論、有見解、有方法、有考釋，材料充實，理論精闢，涉獵廣遠，我們這一輩人看來只有嘆服而難以企及了。